

程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

私立常熟中山中学谨献

一九五二年六月廿七日

歷官表奏序

嘉靖丁酉予承乏視篆禮曹



上方銳意典禮超然遠覽明年議

尊稱 秋享大禮議冊

天冊

祖尋有

章聖太后之喪議 山陵遷合又明年

車駕南幸諸典重繁事皆始創無故牘可稽

章覆儀具

中興八

文

卷

上旨督迫取具倉猝雖夜分不輟而扈從在途鞍騎顛頓時有敷對觸口縱筆占肆成牘以進以予之鄙當此劇任又素未歷政事旁無一與咨議者凡所規畫惟披瀝衷赤殫慮竭精求塞其職雖未能一一皆適禮文之宜而勞則甚矣積二歲

上知其勤畏無他特殊其眷錫荐加孤保召對與勲輔偕親信日益繇是忌者間沮飛謗橫生而傾擊之䟽無虛歲矣

上洞察其情慰諭彌至委任益堅今陳謝辭免避退諸䟽可考而知也予既取南宮奏議若干卷類編成帙茲又爲此編題曰歷官表奏而並存之嗚呼數年精力任事圖報者盡於此矣回思叢謗孔棘踪跡孤危匪賴

聖明曷有今日則猶憶抱冰之懼奚避焚草之嫌爰缺諸梓用志不忘子曰苟有過人必知之孟子曰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

皆見之若夫諱已過以自文侈

上恩而自銜則非予所敢也覽者其必有悲
予之志也夫

嘉靖甲辰冬十月己卯勉菴嚴嵩序

歷官表奏叙

少傅大學士介谿嚴公而其歷官始自史
館爰典國學累踐列卿晉司政本諸所論
建者所題奏者所辭免者所稱賀者所陳
謝者所避言者巨章短牘洋洋纒纒彙而
爲十卷題曰歷官表奏夫公垂童年蚤有
大人之志入中祕蔚負三公之望即其論
建題奏諸篇修明揆守條答便宜區畫經
制名世之業實權輿于斯迨由宗伯以至

輔弼寅恭勵翼訏謨熙載允愜

宸衷承股肱之良托心膂之重是故蕃錫崇

階顯被荐膺公瞻

天陳謝叩陛控辭不啻千萬餘言夫寵殿者
忌集名盛者毀來勢之所至也于是乎有
避言之奏矣何以曰避言也多口士所茲
增三至之言賢者不免焉君子於此亦惟
恃其不沮之心與不校乎言者之意爾記
曰衆口鑠金可鑠非金也夫金雖灼以烈

焰百煉之質固在焉豈能鑠乎哉則何沮
况盡道存乎我言之異同存乎人則何校
觀公前後所自疏不沮之心如金斯堅且
惟陳悃據臆引咎而已耳避位而已耳避
之不得益懋厥忠而已耳其於言者泊乎
不校所以弘大臣之風而揚其休也近復
有持風聞論公者

皇上震怒下之獄且懼不測公不惟不之校
直列疏乞宥其罪辭極剴切

天威霽焉昔唐介以論文潞公貶青州潞公
乃爲申救竟得召還人咸高其雅量公斷
斷休休曠世所希直與潞公並盛矣故特
表而著之

嘉靖乙巳仲秋吉日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蘭谿唐龍
謹序

歷官表奏序

少師大學士介溪嚴公之左史錄公歷官
表奏彙爲巨帙而分類有七曰論建曰題
奏曰辭免曰稱賀曰陳謝曰題請曰避言
十卷一百六十二通奇習見公荷

聖天子之倚眷晉日三接益錫十朋言則都
俞位則元輔矣且公德望勲庸照耀朝著
天下尊而仰之肅而將之矣及得是編而
讀之乃知

聖天子所以倚眷公及公之獲知遇之隆有所自也惟古昔名臣碩輔際聖主遭明時也登名鼎彝垂光汗簡其發之也宏必其蓄之也富然考其大要惟二焉有高天下之才曰相才有高天下之度曰相度夫大臣之責萬幾攸代天下之重一身任之非才高天下何以能勝非度高天下何以能容然度在人情尤爲所難辛甘燥濕欲其調劑黠闇汗濁欲其茹納非包荒之量忍

巽之堅其何以濟昔有宋之命相也非才俯一世名冠一時者不得預其選自今觀之有高下之不同者非其才之不足蓋度之未恢也是編也其經綸寅亮之宏猷通權達變之妙用鳳翔豹變之文章無不畢見中間曲折調護則又見其心勞力瘁牖巷之納遇因事以就忠將順以成志有非尋常者所能測至於不知公者屢加詆誣公豈惟不之校有疏而論救者夫何古今

以爲難者而公獨處之易哉相才相度公實兼有矣聞公方六歲書過目卽弗忘卽曉解義理在庠序時人卽以公輔期之然則公之才與度蓋得之天而養之素者也書曰旨哉乃言惟服

聖天子納善也又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公之報稱也嗚呼盛矣哉

嘉靖丙午仲秋吉日

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朝邑韓邦奇序

歷官表奏序

少保大學士嚴公有南宮奏議行於世復錄其歷官表奏者何也南宮特書也歷官則不一書也而覽觀者榮之初公之生也是應鈴山之有瑞氣也六歲書過目不再誦弱冠登高第入翰林迄於今都三公位荷

九重眷說行如流功在天下可不謂榮焉人徒見公所歷之榮而孰知公所處之難也

夫君子之未遇患不得位也既有位矣患不得君也然君中材則易事今

天子神聖同五帝一時制作小大之臣奔命而不足焉向使公非有絕天下之才惡能謨合

聖心召對不時錫予優渥而蒙眷遇若此哉且才極人臣者必忌身當衆敵者易摧公以一身任天下之重立朝侃侃至罹橫議不少變挫知公者莫不謂公愈眷遇愈忠

勤愈孤危愈振迅向使公非有容天下之德又惡能俾在已者業樹而終成在人者昔疑而今信若此哉希顏嘗論公曰素志似范希文盡言似魏鄭公言聽似張子房容人言似文潞國是故規而不抗頌而不諛辯而不激艱大而不避震撼而不搖寵貴而不矜卓哉公之所歷誠處難而易者矣是不足以爲訓乎如之何不書
嘉靖乙巳閏正月之望

歷官表奏卷第一
左春坊左中允同修 國史

經筵官豐城郭希顏謹序

是書僅千頃堂工書目者錄與南宮奏疏同
為海內罕見本南宮奏疏且已為巨猾劫去
流轉海外珠還期於異日吳書與鈴山堂
得亦南宮奏疏卷次銜接位當時已單行更
可珍惜當獻諸天祿石渠俾垂永久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三日錢大成



歷官表奏卷第一目錄

論建

條陳監學事宜

請覆舊規以惠養生徒

使過河南見所在灾荒奏

論驛傳困弊

論郊祀大禮

郊祀大禮覆議

歷官表奏卷第一

鈴山堂集七十一

論建

條陳監學事宜

臣蒙 聖恩拔擢待罪國學夙夜憂念求盡職業於萬分之一顧德學空薄終無古人身教之本惟是法制條約所以爲檢士之具者罔敢不殫力究心焉近該各衙門條陳脩省事宜臣所領職事偶有管見不敢自避踈繆之罪而不言輒敢具列如左一曰止納銀以清士之流二曰復月糧以充士之養三曰量減歷以蘇士之困四曰革欺僞以端士之行其月糧減

歷二事或可備寬恤之例蓋士者四民之一也 陛
下方行仁民之政宜亦惠于斯士矣緣係監學事宜
具本開坐謹題請旨 一止納銀以清士之流臣惟
祖宗設國學以養天下之士其取士之途有二曰
鄉舉曰歲貢此外恩蔭大臣之子曰官生其後國用
告乏稍開納銀之例曰例貢然此例間舉隨罷濟一
時之權宜非經久之良策也累經臣僚疏請禁塞
陛下登極之詔嚴賜戒絕着吏部該科糾劾究治近
歲以來乃復行之雖云有資國用間亦稍得人才然
恩倖之競趨童昏之並進長驕佚躁薄之風啓積滯
妨塞之怨先正所謂得其利未什一而受其害者已
千百也臣愚乞勅所司雖有缺乏之別爲節縮區處風
教之地無使諸生以貨易進蹈前代鬻爵之失非盛
世事也其源尤在 陛下節用惜財停不急之役罷
無名之賞則自無所事此矣 一復月糧以充士之
養定制監生一名月支饌米三斗有家小者月支米
六斗今生員入監坐班兩月以後方准支給聞之先
前到監之日即與收支後因邊事告急建議之臣請
損此兩月之米以濟軍儲至今遂爲常例今川陝雲
貴之士動涉萬里以至京師中間老病貧難有不謀

朝夕者臣思 朝廷養士豈惜此費乞勅戶部查議
若有前例相應支給通行南北兩監一體支給庶遠
方寒士旅食有資志業無奪矣 一量減歷以蘇士
之困撥歷有二有正歷有雜歷所歷歲月各有不同
蓋視監生之多寡以爲歲月之增減皆隨時斟酌取
自 上裁而無一定之制焉查得景泰年間事例正
歷一年三箇月寫本一年長差三年天順八年詔書
內事例正歷六箇月寫本八箇月長差一年六箇月
成化年間正歷十箇月寫本一年長差一年六箇月
弘治十五年事例正歷一年寫本一年長差二年今

所遵行者弘治年間例也近因納銀生員陸續全至
嘉靖五年舉貢例三行積至二千餘人見今在監者
尚有一千三百人銀例未止春貢復來新舊積壓撥
少入多不無壅滯之歎歲貢一途垂老貧難咨嗟難
度乞勅禮部議處合無量爲減歷使士困少紓然亦
須限一二年而止庶坐班撥歷通融均節無偏勝不
敷之患矣 一革欺僞以端士之行近來監生有自
南監改北監者有自北監改南者雖云水土不習各
便其情中間多有竄洗文書增益月日售欺僞之私
圖撓撥之利士行如此他日從仕可知矣 臣不敢厚

誣多士中間或有數人爲之因來敘撥同侶告訐卒
難辯證互起爭端深爲學政之累乞勅禮部裁著定
式今後南監改北生員本監將各生名甲備開送部
類行南京禮部轉行南京國子監查勘的實坐班月
日待報至日方准敘撥其北監改南者南部咨勘亦
如之庶幾捐爭息弊政體覈而士行飭矣嘉靖六年
二月二十七日禮部覆題奉

聖旨是納銀事例節次舉行委的太濫不惟選途壅
滯抑且有壞士心已起送者照舊今後各衙門再不
許奏開此例量減歷革欺僞准議行

請復舊規以惠養生徒

臣切照本監諸生多係孤遠衰謝之士室家在念饑
寒切身 祖宗有廩餼以養之養之也厚故責之也
深此教之所由興也今本監饌錢改爲雇役公用坐
使司其事者得以任意支費臣用不安查得見在民
僉膳夫八十一名自宣德三年停止會饌後一向因
仍至弘治十五年國子監管祭酒事禮部右侍郎謝
鐸奏准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籍掌饌三十九員各
暫撥一名跟用實餘四十二名該銀四百餘兩每年
本監立簿委官收貯以備在監各項公用年終扣算

支銷存留數目立案隨卷照刷謝鐸當時意在遠嫌
衆亦稱善臣切思之義實有未安者蓋各官自有本
等柴薪應用膳夫乃師生飲饌公共之資故今饌米
椒油錢鈔官吏師生計日分數皆同乃於膳銀各官
獨得跟用諸生絕不霑被是豈存羊愛禮分羹逮士
之意哉况所貯雇役銀四百兩每年除各項公用外
能不浪費亦頗有餘臣自到任以來戒勅該廳出納
惟謹節縮浪費用銀六十一兩買過官房二所與博
士林文卿學正李璿住坐修刊過王臨川文集修理
過神庫倉廩六堂坐椅卓凳什器等項量周過貧難

監生鞠旺等五十二名助過病故助教戴鑾監生雷
鳴等五喪見今尚餘銀一百八十餘兩嚴禁該廳不
許妄費臣欲申復舊規自嘉靖六年十月分爲始解
到膳銀類收在庫照依椒油錢鈔事例師生隨數均
分并臣今積出公用銀一百八十餘兩遞年有積剩
者一體分給其有死喪不舉者俱從此內支給津遣
庶幾惠均弊革爲作士氣收人心之一助也再照監
生固當優養然其間闖茸老疾無志向者亦當逐
年沙汰查得大明會典成化二年令兩京監生禮部
都察院堂上官公同祭酒一年一次考選其老疾鄙

陋不堪作養者給與冠帶閑住此例間一舉行使冗食者汰則正業可脩臣等督責程課彼亦無怨既弘周恤之仁亦嚴作新之義矣又查得因襲之弊監生到監兩月後方准收支饌米行之既久以爲定例臣已於今年二月內具題乞於生員到監之日即與收支而戶部憚於更革使廩有紅腐之積而士乏朝夕之供牽柅舊文尤爲非理伏乞特勅戶禮二部查覆兩京國學一體施行實斯文幸甚國學士子幸甚嘉靖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禮部覆題奉

聖旨是這所奏恁部裏既議處停當均給膳夫銀兩監生到監支糧二事依擬行見在肄業監生若有年老願告冠帶榮身者聽今後提學官考選歲貢生員照依食糧次序挨次四人陪考務要通曉文理方准起送充貢

使過河南見所在灾荒奏

臣惟四海之遠閭閻疾苦愁歎之情人主尊居九重何由而知惟在有司以時言之人主虛懷以聽之改容以納之問其疾苦拯其危急飢者使之得食寒者使之得衣勞者使之得息顛連無告者使之得所控愬上下靡隔於勢幽隱必達其情將見仁聲流聞惠

化旁達天下未有不治者矣臣奉使道過河南南陽裕州鄭州之境見所在旱荒民食麻葉樹皮饑殍載路市易餅餌輒爲人所攫取子女鬻賣得錢不及一飽孩穉至棄野中而去聞洛陽陝州靈寶諸處尤甚人相殘食旬日之內報凍死二千餘人此等極大災饑而此時上司督徵秋糧方急百姓囂然咸謂 聖天子恩旨既已停免有司何得逼徵臣詢其故前此朝廷降旨山陝湖蜀不分起存盡行除免而內開各處災重地方照例全免災輕者照分數停徵河南守臣刊刻此旨黃紙刷印徧貼衢巷一時小民歡騰

以爲此處係是重災全免之數不慮官府復徵稍有銀錢在手即亦花費無存及至此時輒復追徵有司却又刊刻不准停免告示古語曰黃紙放免白紙催徵正此謂也臣過新鄭縣有委官開封府通判胡著在彼督糧憂鬱無計欲徵則親視民病不堪欲回則懼已責莫追夫以凍餒瀕死之民日望賑濟且不給况迫之使出賦乎然臣觀有司之情亦非得已軍國之需所不可免期限所不可違各欲求盡其職而已今民病已極雖有法令刑責似莫可施况去麥秋之期尚遠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書曰民惟邦本

本固邦寧自昔不忍捐棄小利將來事勢叵測糜弊
乃復過之於此必有通融長策或議加賑貸或照災
分數遞免或移處別項官銀補贖使國用不缺民困
亦甦廟堂至計錢穀司存非臣所敢議也臣獨以謂
此時兩河之民困於征賦如焚溺倒懸之急欲乞先
降德音諭令撫臣暫且停徵百姓知朝廷憂卹之
仁庶幾人心稍稍安輯臣聞自古無無苗之國惟在
有救苗之政堯湯大聖不免水旱之苗但爲堯湯之
民者雖苗而不害耳臣目擊斯民窮蹙之狀不忍隱
默輒瀝愚衷上煩天聽惟陛下惻然興念下賢公

卿議早爲拯之之術嘉靖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戶
部覆題奉

聖旨這地方既災傷重大將該年勘過有收分數起
運錢糧暫且停止待次年收成之後帶徵其餘災輕
地方照例徵解

論驛傳困弊

臣奉命安陸道路往還所過州邑民隱吏治觸目
槩中頗得見聞未能悉數其驛傳一事容有可言者
竊見沿途驛遞近北一帶接遞頗均迤南數舍困弊
爲甚而事關安陸最切請爲陛下言之蓋今日安

陸陵寢在焉命使星輶日馳於鄢郢皇莊芻粒歲輓於京師迎勞送將絡繹相屬夫各驛額設不加於舊而差撥數倍於前其何以應之臣聞答應不敷官吏往往逃匿公差內外人使往往滯留昔者春秋朝陵之邑必有傳館其食飲餼饋必豐其繕完修築必整夫夷險休勞使行旅無失所之憂賓至有如歸之喜此先王之能政載籍之美談也然則可以是以爲細事而不之講乎臣詢諸官民得所宜行者有二事其一曰添撥南路諸驛馬匹自京師至安陸陸路二千六百里有奇凡四十二驛踰國門而南至衛輝則爲

半道衛輝之南縣曰新鄉驛曰新中於此有三路焉一自獲嘉縣通陝西四川爲西路一自延津入河南爲東路一自亢村驛渡河至滎澤縣通湖廣雲貴爲南路即安陸路也新中以北至京師諸驛馬騾皆百餘匹或六七十匹以往來者衆也南路亢村諸驛馬騾止五六十匹或三四十匹以經行者少也舊制亦善矣不知今日南路視昔加劇也故法貴因時而制宜政在興滯而補弊臣謂宜於亢村以南至安陸諸驛除鄭州南陽博望漢江等驛原額馬多可勾外其餘各驛馬少者量摘撥五七匹以充走遞其二曰增

設呂堰豐樂河驛遞臣觀各處經行站路凡五十里或六七十里俱設驛遞道均易達民力不勞惟河南新野一縣南至湖廣呂堰馬驛馬匹交換而無遞運所人夫接遞縣夫扛送直抵襄陽縣一百四十里方纔交割天雨泥潦動經五六日方得回還兼之岡嶺崎嶇店鎮稀少水食不及盛暑嚴冬致疾多死及纔到家輒復扛運了無休息其襄陽縣北送至新野亦如之此兩縣路遠夫疲困累特甚以通京別站比之可見此站不均宜比照上下京站六十里於呂堰添設遞運所衙門銓設官吏僉撥人夫發所應役以蘇

兩縣人民扛擡之勞自宜城縣鄢陵驛至安陸石城驛兩驛相距一百八十里中間九十里曰豐樂河有官廳敞屋數間宿客而兩驛齎送飲食扛擡鋪蓋甚是不便土民咸謂宜於此處增置一驛先年陳奏未見舉行夫此兩處衙門似不可少而久無議及者以此路撫按上司所不常經過客雖苦艱棘幸而得去則亦已矣臣愚竊謂陵寢萬萬年之地此亦當為之處故冒有所陳伏乞聖明省覽儻以為可行乞勅下河南湖廣鄖陽撫按守巡臨視彼地詳議施行

論郊祀大禮

仰惟 陛下盡敬事天銳意復古特降綸音議詳郊禮臣以不肖叨貳禮官與沾有事之榮其敢不精白祇承以答明詔該本部尚書李時具題臣等禮官其膚見臆說不敢先上以幟衆人之從違以沮議者之獨見俟衆論既畢臣等酌量議擬上請近該臣僚章疏各已抄呈到部連日繙閱可否從違迄無定說甚或恣爲希合興造事端愈益紛擾將無紀極臣愚反覆思惟衆議紛紜無以仰稱 皇上事天之敬竊自憂歎敢即諸臣章疏中擇其所疏疑議爲 皇上告焉楊子曰衆言淆亂折諸聖惟 皇上試垂省焉臣

觀諸臣之情其於古禮非不知所慕悅也惟是欽誦皇祖更定之訓仰觀 列聖世守之規則凜悚畏憚而弗敢置議 聖覽已徹臣無容贅矣臣竊謂今日之事論禮非難處此禮爲難也使議擬之際少有毫髮弗合於古勉強牽合遷就行之有負我 皇上敬天復古之意臣等待罪禮官死有餘罪故論必求其合一義必析其至精今諸臣之疏引撫經傳辯斯禮之可疑者累紙莫可悉數也臣謹禁其最切者言之議者曰周禮分祀止有奏樂園丘方丘數語而無所謂南北郊北郊云者漢儒匡衡始創其說也祭法

燔柴泰壇祭天瘞埋泰折祭地而不言所祭之處亦無南北郊之文斯議也則處壇地之所爲難矣議者曰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不聞北郊以何爲配斯議也則處配地之神爲難矣議者曰周正建子以十一月爲歲首周人冬至日乃歲首舉祀天之典及夏至祭地得先後之序順陰陽之宜今以寅爲歲首夏至祭地冬乃祭天地先天享陰先于陽失先後之序非順陰陽之宜斯議也則處二祀之時爲難矣夫祀地之所也配地之神也祀之時也此最先焉者也乃有疑議其難如此而祭之器幣裘冕樂律不與焉而興建之殫費不與焉易曰作事謀始書曰疑謀勿成伏願 陛下闕歷世不決之疑重 二聖已成之典以人情從違之宜決大計臣誠庸陋無所裨益與有職責不敢隱默謹昧死敬陳其愚

郊祀大禮覆議

臣等復議得 郊祀大禮 祖宗重典臣等先因廷臣疏論南北郊分合之疑不敢輕定會本具奏上請伏奉 聖諭云朕原降制勅本因分祀天地於南北郊原無兩說之意又曰原因缺祀天報本之大典故所爲問當遵 皇祖始制露祭于壇方合古先聖王

之意又曰仍於歲首祀一帝於大祀殿蓋爲民祈穀
之意臣等愚昧誠不能仰副 皇上事天之敬報本
爲民之心無所逃罪臣等謹因聖諭考之經傳郊特
牲曰郊之際也迎長日之至也月令孟春之月天子
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
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 皇上以正月之祀爲祈
穀以十一月之郊爲報本實合經典兼存祖制大小
臣工仰誦宸斷敢不欽承無容異議矣臣等又伏讀
聖諭云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宜以二至日行事俱
以我 皇祖高皇帝奉配歲首祀上帝于大祀殿以

我 皇祖文皇帝奉配臣等仰見 聖明取周家郊
配后稷明堂配文王之義也然義容有未合及情有
所甚不安者臣等不敢不爲 皇上言之夫周家明
堂爲季秋大享之禮今乃孟春祈穀之祭其事異也
古明堂爲王者布政之宮今乃祀殿其制異也此於
義有未合也或者謂南郊祀天以祖宗並配嫌於父
子並列也臣等竊謂太廟之祀 德祖位正中 太
祖 太宗及 列聖祖孫昭穆東西相向以次並列
無嫌焉壓於祖也是故南郊祀天祖宗並配無嫌焉
壓於天也經傳雖未見並配之文然我 高皇帝汎

掃胡元定鼎開天建都于南我 文皇帝肅清內難
繼志述事定都于北功德並隆古所未有園丘之祭
大祀殿之祭均之爲天則配天之祖不可有一闕焉
者也宋司馬光曰自古帝王非有建邦啓土有區夏
之功者不克當配天之祭正此之謂也今天下臣民
戴天履地長子育孫百六十餘年涵濡二聖之德我
皇上奉循聖緒享有二祖之天下啓千萬世無窮
之傳記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
反始也夫天爲物本祖爲王本祭天以祖配報事之
義惟均今 陛下至日之祭禮行於報也而不得伸

於 文祖孟春之祭 陛下爲萬姓請命于天禮行
於祈也而不得伸於 太祖臣等竊恐 皇上之心
有未安也且傳曰禮非天降地出緣人情耳二聖並
配已久今 高皇帝出配至日之祭而 文皇帝獨
當孟春之享子先父食豈禮意乎臣等竊伏讀 仁
宗皇帝洪熙元年奉二聖配祭之文曰 高皇帝躬
膺天命肇啓國家 文皇帝中興宗社再奠寰宇聖
德神功咸配天地今年正月十五日大祀南郊祇請
配神仍著國典傳記萬世斯乃 本朝萬世不刊之
典也若兩祭各配遠撫遺文近更成典臣民震懼所

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一十五 金史 禮志
不敢言此於情有甚不安也臣等竊以謂當依舊並
配請于南北郊及大祀殿每祭必設 二祖奉配夫
以祖配地古禮所無但我 太祖首祭方澤即以
仁祖淳皇帝配今 皇上遵復祖訓則固當以 二
聖配伏乞聖明允納則 陛下敬天敬祖之心兩無
所歉而 二祖在天之靈慰悅歆享降福無窮矣
聖諭又云人君祭天乃報本之祀一應事宜當從減
省以盡事天爲民之實臣等伏讀至此又仰知 皇
上敬天一念惟思昭敬不務循文即古王者奉天之
道貴以誠質大得民心也天下臣民不勝幸甚其考

定諸神祀典容臣等別議上奏

歷官表奏卷第一

歷官表奏卷第二目錄

論建

星變奉 詔陳言

奉諭上 東宮監國議

論邊事

請乞查革先年譯字生寅緣姦弊

歷官表奏卷第二

鈐山堂集七十二

論建

星變奉 詔陳言

臣以駑下之才待罪留都久冒榮祿不能有所獻告
 以仰裨聰明稱塞職業慙負大恩夙夜憂慄適者星
 文示變深軫 聖懷勅諭群臣指陳政要臣仰誦
 明詔俯激懦衷斯誠臣子輸力效命之秋敢不罄竭
 肝鬲少裨萬一臣聞高宗遇鼎雉之異而殷道中興
 宋景因熒惑之災而善言得衆災咎之至從古所不
 能無惟在人君脩德行政以弭之耳蓋臣竊觀於當

世之務凡可以佐陛下脩弭之策者非一端矣幅
圓之廣戎狄盜賊容有可虞機政之繁號令賞罰容
有未信賢才容有未盡登用邪佞回適縱暴之吏容
有未盡除去閭閻之民疾苦愁嘆容有無所控告財
用容有耗弊賦歛力役容有失均刑獄容有冤濫有
一于此皆可召災而近日臣僚章疏多以敷陳朝廷
俞旨每見采納臣愚不敢復贅其說而臣所領留司
品式具在職務彌簡雖有一二可行要非脩省急務
臣不敢槩舉細故以瀆聖聽顧臣昔者幸得執經
史望清光備勸講之列援據古義開陳善道乃臣之

職亦臣之心江湖而繫魏闕之思芹曝而欲九重之
獻臣切效焉謹掇經籍明訓附蕪蕘膚見條爲六事
開具上呈伏乞聖明俯垂采覽非惟消異於今日
我國家永有億萬載無疆之庥臣不勝悃幅效忠戰
慄待罪之至 一曰謹幾微易曰幾者動之微也夫
念慮方萌事幾未著最微細而難見故曰動之微於
此之時所當致謹而不可忽焉者也人君之心淵與
深靜然方其事之發也必有其端自其端而制之嚴
理欲之判審倚伏之機精察而慎出之則正始之功
易逮夫事幾既暴渙汗已施欲追改而懲革之則噬

臍之悔難古昔聖王未嘗不兢兢業業致謹於幾微之始是以欲興一念欲作一事欲用一人必反覆紬繹研精覃思如何而盡事理之善如何而合人心之公思之極熟然後行之則所設施所舉錯者無不當矣書曰惟幾惟康夫惟幾所以審其事之發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此實人君保天命圖至治之要惟聖明留意 二曰定衆志夫道德一風俗同而國是定然後可以言治今天下風俗可謂未同士大夫情志可謂靡定矣此有識者之所患也 臣嘗推求其弊前此法有定守人罔紛更自夫喜事者以襲故爲無

竒由是各出意見務陳利害法令不一月異歲殊人情惑矣此論議太繁之弊前此官有定資人絕覬覦自夫嗜利者以守道爲難進由是各求速化務取寵利希幸成風日新月盛士習非矣此名器太輕之弊由此二弊政無畫一之論士罔不貳之操國是無定天下何由而治哉夫風俗之媿惡士大夫之趨向爲之也士大夫之趨向朝廷之取舍好惡啓之也書曰皇建其有極 臣願 陛下默觀萬事之變懋建惟皇之極矯世更俗使人知所適從務期安靜稍抑虛譁斯方今之切務也 三曰弘聽納夫人臣進言其論

不能以皆同蓋政之殊有可有不可舉措弛張有宜
有不宜典章號令有損有益有革有因人之所見有
偏正學術有深淺智慮有明闇其論之不能同亦其
理也導之使言而擇之在我逆心者求諸道聽之不
可惡其異異志者察其非舍之不可喜其同苟惡其
異而欲其同則人情孰不樂將順而畏拂逆由是讜
正之論鬱於上聞而誕謾欺詐詭隨面從之風起於
下矣昔堯稽有衆舍已從人舜戒群臣予違汝弼汝
無面從退有後言臣願陛下法堯舜而已矣 四
曰重命令夫詔令國之大信出之朝廷而布之四方

施之一時而垂之百世所謂格律條貫使人敬信遵
守者也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傳曰令重則君尊
今朝廷令格頻數變易或既頒而隨改或已罷而
復行吏罔適從民不畏信蓋由始議之臣未能長慮
却顧深思遠圖或出好惡之私或執求勝之見事理
未盡輒遽創行既行之後徃徃有所窒礙而不可行
紛改更置爲是故也臣願陛下深鑒近事之失謹
爲將來之慮凡所興革必使公卿臺諫博謀詳議務
求義禮之當以爲審定之規發之不紊則行之可久
矣 五曰明禮樂記曰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

焉夫大人興舉禮樂其效至於天地訢合陰陽相得
昭宣化育使鳥獸虫魚莫不各得其所夫豈無故而
然哉夫禮以定民志也夫樂以和民情也有檢柅禁
防之具而僭踰者革其非有敬肅辯明之等而凌越
者循其分有公平正大之規而黨偏者會其歸有惇
厚靜安之體而躁競者矯其習必使物各得其理而
不亂是之謂定民志有愛慈隱惻之誠而顛連者拯
其殆有擴納覆容之度而瑕垢者矜其愚有惠和輯
睦之風而媚嫉者去其私有歡欣孚暢之意而間隔
者消其疑必使物各順其情而不乖是之謂和民情

蓋聖人者備禮樂於身其施之朝廷示之百官達之
萬民者皆自吾心之德而推行之耳孔子曰言而履
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
夫是以天下太平也此禮樂之本也臣願 陛下深
惟古義妙契化原其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治人神
而和上下不在儀度聲容而在吾言行政事之間將
見德教旁達至和薰蒸昭宣化育之功駢集嘉祥之
應尚何災沴之足虞哉 六曰嚴祭祀 皇上稽古
以秩祀典盡敬以交神明無所不用其至矣臣復有
嚴祀之說何也臣所謂者致嚴於祀而不瀆焉耳夫

帝王之生受天命爲天地百神之主乃天之子也其
喘息呼吸自與天通其居處遊息自有天相深宮燕
閒齋翼嚴恪皆對越昭事之地蓋不待將事以爲恭
脩德行政康濟兆民即祈天永命之本蓋無俟禱禳
以資福古昔聖王未嘗簡於祀亦未嘗黷於祀傳說
告于高宗曰黷於祭祀時謂弗欽此先正之格言後
世之明鑒也乃若禴禘祈祝之舉經錄科醮之文尤
涉不經三代之世未嘗有此數數行之恐滋取瀆非
所以正法度而尊威神也伏願 陛下致嚴於其所
當嚴不黷於其所不可黷自能克配 上帝允若天
心諸福不求而自至矣

奉諭上 東宮監國議

嘉靖十九年八月初十日伏蒙 皇上賜召勲輔諸
臣并禮官臣嵩於 文華殿節該欽奉 聖諭朕仰
承 天恩下眷嗣統臨朝已旬多歲矣自十三年來
至今早朝盡廢政多失理以致災變屢生財用匱民
不安生者雖睡在宮中此心如履深淵一般言官沒
一箇奏聲待他說時即可借爲他每妨禍把滑不言
我今却不得不自言早朝不修祀典多遣代與尸位
同朕近來血氣衰初髮鬚脫半精神太減大不如舊

雖即無他事亦恐未可不慮也東宮雖幼上有赫赫昭鑒保定必矣或權命監國重大仍奏請朕少解一二年調養或可親政悉若初不敢又取逸耳亦非作術以弄巧成拙只得清澄思慮靜養靈臺但得氣血還昔諸疾盡去即復初勤豈肯終忘了禮官就把這諭速播廷臣限三日議上欽此臣等除欽遵宣播廷臣外仰惟 皇上膺天眷命入嗣大統臨御以來秩郊廟群神之祀定禮樂百度之文思慮殫於宸衷憂勤彌於夙夜自古勵精之主願治之君未有能過之者也頃歲祗緣 聖躬時或微恙每須靜理於祈

寒盛暑之時視朝暫輟然幾務親裁罔有關政威福專執不致下移雖身處深宮而慮周天下此中外臣工所共覩而知也至於祀典遣代在古禮則有有故代攝之文誠以君逸於上臣勞于下乃古今不易之理今者 聖躬欲專靜養棲神淵泊澄慮穆清乃所以養壽命之源為宗社無疆之慶也凡為臣子孰不願吾君萬安以臻萬壽者乎而伏讀 聖諭或權命東宮監國臣等悚息震惕所不敢聞蓋自古監國之舉或人主年已彌高或朝廷有重大不得已之故即如本朝 成祖以巡狩北京昨歲 皇上以恭謁

顯陵權命監國寔惟其宜今聖年鼎盛方丕承天眷
臨覆臣民何至遽有此舉恐非所以一法令而齊衆
志也但今日事體臣等一念區區以謂要有所當議
處者仰惟 聖諭惓惓以早朝盡廢爲言臣等考之
唐制以隻日視朝貞觀十三年房玄齡請三日一臨
朝其後有五日一視事者有五日宰相入見內殿謂
之起居者可見前世尋常朝參亦不專於每日恒坐
而貞觀初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閣議事
此制頗善蓋便殿宴見則君體罔勞上下相接則情
志靡隔今 皇上暫輟臨朝無妨裁務惟是大臣百
官曠日彌月履跡不造於朝堂居起莫聞於宸扆臣
子之心豈得自安合無請於每月朔望日或五日一
次大臣率百官入造文華殿下恭問起居或有軍國
重大事情 聖躬清悅間一賜召府部大臣及科道
官入對便殿如唐入閣之儀庶以慰答羣情鎮定中
外而大小臣工藉是亦有所警束而不敢自懈矣臣
等禮官不敢不盡其愚如蒙伏乞 聖明特賜裁擇
將起居常儀著爲恒式勅下遵行臣等無任瞻望悚
息俟命之至

按此事廷臣所奏皆留中續奉 聖諭卿等

議大事俱不盡心人各推調可見今人甚不可託也各衙門本大畧相同獨有禮官疏得體君心之忠曰朝官履跡不至于朝堂此是朝廷下諭之意名為君逸臣勞今其實君心重勞而臣身太逸也

論邊事

臣切見方今內外諸臣每歲虜一寇邊則皆驚惶以為患在不測及虜既退則遂泰然以為無事不復關心及明年夏秋之交虜醜將至又復驚惶日復一日歲復一歲更無驅攘之策是以邊備益弛虜衆益肆

頻年深入如蹈荒原有識之士私切痛之自去歲此虜入寇得利而歸中外憂其必至臣於今年三月內嘗以防虜患為方今急務具對邇者山西虜氛復起特厯 皇上宵旰之憂復設總督大臣往理其事昨特蒙賜召勲輔同臣嵩諮諭詳切 聖心惓惓憫念邊民遭虜慘毒求非常之處欲加大逐此誠聖主延攬至計冀靖生民之盛心也仰惟君父焦勞苟有一二之見敢不上聞但臣識慮短淺不能仰副萬一展轉于中不寧寢食臣惟今虜寇之憑陵邊鄙慘掠生靈其勢已莫支矣然臣以為虜寇不足患惟中國久

安武備久弛將領非人兵力單弱糧餉缺乏邊圉空虛而民不見德法令不嚴而將帥不肯用命功過不明而上下相為欺蔽使虜得以窺我虛實此深可患者也若使吾之士卒練糧餉足賞罰嚴防守固又何患於彼哉近日廷臣之所建白本兵之所題覆累疏連牘亦各極陳其利害殫竭其思慮矣而臣愚曰擇大將募壯勇足糧餉之為急曰嚴法令信賞罰之為先究其歸也曰在得人之為要何謂擇大將皇

上詔旨之丁寧羣臣之論薦勞於求將固已久矣而武臣之中威名素著夷狄知畏必可當大將之選者誰歟所謂大將者若韓信登壇而一軍皆驚李光弼代子儀而旌旗變色韓琦范仲淹為帥而西賊破膽得若人焉斯可濟非常之急然天下之大豈遂無一人或拔之於偏裨行伍或起之於過謫罪名求才於倉卒艱難之際不必盡拘於文法繩矩可也故曰擇大將之為急何謂募壯勇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部議調發諸軍是矣而荷戈之輩必投石超距可皆遇敵決戰者歟臣聞行伍之士類多疲弱未見敵而心已怯古人云徵兵滿萬不如招募數千夫雲中上谷榆林之民生長邊方習其風土驍勇強悍膂力絕人出

入山坂與虜同技且又憤虜殘害之毒內自顧其室家用之使戰一足以當十十足以當百其與不習地利志圖自保者功宜相遠矣昔宋寶元慶曆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皆不得其用卒無成功范仲淹劉滬种世衡等專務整緝蕃漢熟戶弓箭手使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而官厚給其家砥礪其人蓄養既銳賊來無所得故元昊稱臣此募土兵之明驗也今招募邊民惟在豐其犒賜給之器械則人人皆勝兵矣故曰募壯勇之爲急何謂足糧餉馭軍之法法以驅之於戰陣恩以恤之於平時昔李牧在邊日以

牛酒享士士皆踴躍是以前戰而破羗胡今邊軍月糧常稱缺乏馬料草束不繼夫驅疲卒控羸馬而使之決戰制勝此必知其不可也又聞邊軍終年守障辛苦萬狀而所司令出官錢以供凡費雖有月糧而升斗不得入其家故邊人常苦有司之誅求思虜中之佚樂往往從虜爲其效用其心如此尚望其効死而趨戰乎故曰足糧餉之爲急何謂嚴法令蘇洵有云前有千金後有猛虎雖孱弱之人遇尋丈之澗皆跳而越之如康衢矣戰鬪之際生死在前進有死退則有生士無不退者矣進或生退則必死士無

不進者矣昔者穰苴斬莊賈而晉師遁狄青斬陳曙而儂智高平李光弼河陽之戰郝廷玉稍退命左右取其首懷恩稍退又命取其首二將殊死力戰而史思明敗此法令嚴之明驗也比年將官以退縮自全為得計而敗軍失律者往往置而不問則孰肯奮勇以陷必死之地哉夫惟法令嚴殺一人而生者億千萬人矣故曰嚴法令之為先何謂信賞罰古人云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今之有功者朝廷未嘗不賞但有司賞之不速不足以為勸有罪者朝廷未嘗不治但所司往往奏請寬宥不足以為

懲臣聞往年岢嵐之役各將官彼此觀望既不治罪矣所以去年省城之圍周宇之死皆坐視旁觀而不為之策應去年不治罪矣所以今年張世忠之困各官又坐視旁觀而不為之應法度廢弛莫大於此失今不治不知何所底止也故曰信賞罰之為先然此數者人皆知之皆能言之而未見着實能行者無乃未得其人歟誠得人以視國如家為心以之擇將必無私舉以之募兵必得實用以之處糧必無空乏以之定賞罰必無輕縱諸凡自可次第而推行之矣傳曰人存則政無不舉臣故歸之曰在得人之為要臣



原件短缺

又聞昨者虜寇欲趨平陽而平陽知府聶豹訓練民兵招集礦徒據守險隘虜聞不敢入其境使各郡皆得其人虜豈能長驅而入哉且豹何嘗請兵請糧而人皆可兵兵皆得食則亦區畫之有方耳夫天下之事百工分理於下皇上獨運廟謨於上按其功罪賞罰之而已矣此主逸臣勞天下之大經古今之通義也臣昨奉 聖諭 皇上因念民生不遂慮傷心血召醫用藥夫使聖主憂勞於上而為臣子者何以為心今虜既退幸其未來之時正當極探本原務為經遠之策志在力平邊鄙之難而不欲使之一日輒

為言臣向來奏辯有云他人獲利臣受惡名此臣所以切齒腐心而不勝憤恨者也然昔者已誤今日豈容再誤今各生係考選食糧之日臣又適司考校若復隱默不言照常考留此輩則是臣前者果有賄情至今又為曲庇始終皆是臣之所為矣而曰吾本無愧伊誰信之臣是以昧死輸露悃情瀆聞天聽臣於近日訪得數內郭元梓郭元材曹金田獲王詔蔣縉喻承恩張述郭瀚朱光祖李宏陳樾張宗召潘儒劉鑰龐棟俞縉戴鏞韓景隆翟廷相蔡廷相陸九思柴可禎柴志學係京師富商巨室貲產鉅萬名迹尤著

者臣與此輩自始至今並無一面之識俱係先年當
軸大臣央託筆蹟見存言之則傷國體臣思含垢納
污亦無不可但前項市井污濁之徒鑽刺夤緣玷污
名器人情共憤國法所不可容者也今此若不查革
是彼擁挾貲賂倚藉要權坐取廩秩自謂得計將來
效尤者終無所懲創矣伏乞聖明特賜命下將郭元
梓等二十四名不許預考徑自黜革爲民此外各生
尚多宦家子弟比之商賈雖若有間大抵屢經論議
若再留之終於事體有碍合無盡數黜革以正士風
惟復嚴加考試其譯字差謬者照例革退爲民或業
有頗通量爲留用十數名以充任使伏乞宸斷施行
庶茲弊革而仕路清臣之污枉亦得少伸矣嘉靖二
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覽卿奏朕具知悉郭元梓等二十四名納賄夤
緣情實可惡本當究治姑從輕都革了役著爲民其
餘嚴加考試務要譯業精通量爲留用該衙門知道

歷官表奏卷第二

歷官表奏卷第二目錄

題奏 辭免 稱賀 陳謝

進講章奏狀

進白鵲頌奏

進頌賦奏

題 顯陵奉安 神御

考察自陳

修省自陳

再乞休致

星變自陳

南京太廟火自陳

謝改南京吏部尚書

賀皇子生

辭免改官

謝賜羊酒寶鈔

謝賜脯醢果胾

謝賜酒果脯醢

辭免加少保

謝加少保

謝賜曆日

謝賜红柿

長至恭問 起居

賀元

賀瑞雪

謝賜蟒衣

謝賜玉帶

謝賜川扇

歷官表奏卷第三
謝賜厯

謝賜紅柿

賀瑞雪

歷官表奏卷第三

鈴山堂集七十三

題奏 辭免

稱賀 陳謝

進講章奏狀

邇者 皇上以西苑無逸殿落成命儒臣以書無逸
詩七月進講該大學士李時傳捧御札節奉 聖諭
其未講并不與講文臣部官各撰講章一篇封來欽
此臣伏自思念居天位而知小人之依窮富貴而念
稼穡之事哲后徽猷稀寂久矣乃今獲覩 皇上恭
復三代令典肇修帝稷躬視苑耕且即勸農之地而
為講學之舉誠帝王之盛節古今之曠儀也臣何幸

身親見之臣待罪禮官昔嘗備員講讀之後不敢以
非陋自外臣於詩七月之末章見其民親愛其君其
禮甚質其意甚真而竊慕之謹摘自二之日鑿冰冲
冲至萬壽無疆一節撰講章一道齋沐繕寫隨本上
進極知涓埃何補海嶽之大螢燭奚助日月之明惟
效區區芹曝欲獻之微忠焉臣不勝悃懇之至嘉靖
十九年九月 日奉
聖旨覽奏足見忠愛講章留覽該衙門知道

進白鵲頌奏

臣聞上古聖人體睿窮幾含靈獨秀所以君四海而

役萬物承天順理百度惟貞義問宣昭天心眷顧符
瑞並臻應德而至是故龜龍兆于河洛麟鳳呈于郊
數醴泉甘露嘉禾靈禽史冊所書歷代輝映炳炳可
考然則禎瑞者王者受命之符也夫以一草木一禽
虫之異似未足深竒而儒者必侈言之何也盖人主
知天之眷必益務修德任賢圖治以仰答天心之眷
將隆太平之業以開至治之休所以爲可喜也仰惟
陛下天縱聖德神授宏謨釐郊廟百神之祀篤農
桑勸民之政齋莊中正仁明隱惻疏滌寃濫子惠窮
困是以天心助順協氣迎祥臣待罪禮官與觀儀曹

章奏獲考郡國所上靈河澄湛嘉禾穎粟寶露披松
秀麥盈畛禎瑞不一而足而茲靈鵲來翔尤稱偉異
蓋甫奠四郊之璧方稱萬壽之觴綿聖曆於無疆卜
前星之有耀亨嘉之符信非偶然者也臣不敢以菲
陋自外竊慕虞廷颺言之訓欲效卷阿矢音之戒謹
撰瑞應白鵲頌一篇齋沐繕寫隨本上進用塵天覽
臣不勝戰慄之至

進頌賦奏

臣惟自古聖帝明王凡有嘉祥瑞之見大典禮之行
必有詞臣之作以鋪張闋休揚厲偉績流布簡冊傳

示來世何者後之知今亦猶今之知古也使書無典
謨詩之雅頌即唐虞殷周之事後何以述焉仰惟

皇上以主聖之德踐天子之位臨御以來天心克饗
諸福駢臻河清麥瑞白兔靈鵲種種而出不可殫紀
乃若躬禱則靈雪隨降大報則寶露旋垂今者肇興
大亨則慶雲垂祥尊上 皇天 皇祖冊號則氛祲

淨銷淑景和煦此皆事應之昭著顯白盼饗孚答同
於鼓桴者矣夫玄貺集而不彰則神心匪悅鴻業成
而罔贊則汗竹無聞是掩天貺而蓋聖德也臣忝職
禮官駿奔將事之餘不敢以薄陋自外謹撰大禮告

成頌一首景雲賦一首齋沐繕寫十日上進庶幾貽
告來世昭揭光烈于無窮云爾

題 顯陵奉安 神御

該 顯陵香殿造完欽天監選擇本年十月初八日
午時移請神牀入殿奉安行禮訖仰惟 皇上永懷
霜露祇慕園陵肆崇締構之規實報劬勞之德是以
經營方始民庶子來衆職殫勞百工奏藝水浮山伐
良材畢集於蜀楠天設地藏美石有同於燕玉致輿
情之駭矚徵聖孝之格天樂觀鉅功告成新廟美哉
命與得去故即新之宜設其裳衣致事亡如存之敬
爰諏吉日奉安神按黍稷薦馨在天之靈斯格山川
應瑞前星之慶聿占臣恭覩禮成不勝慶忭謹具題
以聞

考察自陳

竊以祭酒爲國學長官敷教流化古稱儒重非其人
不居臣材質凡愚行能淺薄雖策駑勵鈍恒懼曠官
然度德量能實慚負乘伏遇 陛下大明考察之典
旌別在廷之臣權衡設而銖兩莫欺水鑑澄而毫髮
靡遁方循名以責實必爲官而得人如臣之庸理所
宜黜伏乞 聖恩容臣休致別選儒碩以典是官則

歷官表奏 卷三 四 鍾山堂
勸戒以昭黜陟斯當嘉靖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嚴嵩職任國學師範端嚴不准辭着照舊用心
供職吏部知道

修省自陳

昨者雷震午門西樓垂脊 皇上引咎責躬省災下
詔臣愚於是退處連日反已靜思竊謂災變之生雖
隆古治世所不能無惟在人君修德省身用賢圖治
以弭之則可以轉禍為福反咎為祥夫修德省身
皇上既已極至無容議矣若用賢圖治今日修省之
實宜莫先於此切惟在廷諸臣職務各有司存而災

異於禮部所關為最切群臣才德各有所長而臣不
肖為最甚臣荷蒙 皇上大恩擢置卿佐受任以來

當 陛下修明禮樂釐正祀典之日臣區區犬馬之
誠非不竭勞奔走圖報萬一奈學術踈淺智識闇劣
不能有所發明以黼黻鴻烈揚厲偉績無裨分寸每
切兢慚况臣稟氣素薄體質甚羸多病早衰精神單
弱雖在班列強自支持臣屢欲陳乞以朝廷典禮未
畢懼有避難推事之嫌若終自忍默則縉紳公議弗
容難免尸祿妨賢之誚夙夜迴徨莫知所措今洊雷
示戒正 陛下更賢圖治以應天變之日臣誠自知

歷官表奏 卷三 五 金山
不職不敢自欺以糜祿曠職伏望 皇上矜其量已
揣分之愚察其讓賢思過之實特賜垂慈容臣休致
別選才哲以代臣官則可以勵臣工回天意修省不
至虛文矣奉

聖旨不准辭着用心供職

再乞休致

臣自揣奉職無狀上千天變席藁杜門以待誅譴詎
謂至仁宥過洪造開慈俾令照舊供職豈以臣雖無
才能亦無大過尚堪驅使以責後效此誠聖主天地
父母養育之恩豈臣糜骨捐軀所能報稱然臣之情

事尚有未伸非循例泛陳之比輒敢再瀝肝膈上千
天聽臣聞爵祿者人主御世之大權進退者士人立
身之大節故居賢則爵祿自重審義則進退乃明禮
曰難進而易退所以勵名節敦理化示民以廉耻為
患得失者之戒也臣竊讀前史見人主之於大臣不
必罪惡顯大觸犯刑章然後加譴但其居位庸碌無
所建明則即當放罷不可暫留耳為其臣者不必疾
困危篤呻卧床第然後辭官但其才智弗前筋力難
強則遂當辭避不可容倖耳是以大臣之道既盡已
之心以效忠尤量已之力以從事若心雖盡而智有

所不及職欲盡而力有所不逮於是乎納祿求去以讓乎賢者能者庶幾識分知止合乎進退之宜人主知其然亦不強其所不能而加之罪焉臣本凡庸遭際盛代誤玷寵榮踰越涯分能薄才劣而無所報效旅進旅退而莫知所爲玩愒歲月日負初心每思古人竊自汗背臣愚不肖非敢自謂真能識分知止直以竊冒非據畏於公議貶責兼以體質癯羸精神單弱陳力不能不得已而求止耳此臣所以內媿於心者也然臣竊者未嘗有言而今乃輒復煩瀆者蓋以方今朝廷典禮皆已完備於職守既無所憚避於國事又不繫重輕故敢以臣子之衷誠乞君父之憐憫况當天戒之頻仍正在更賢而圖治今班列之間實多才雋但加拔擢悉愈於臣伏望皇上垂日月之至明推乾坤之曲造特賜矜允罷一人而勵群工其於國家警世勵俗之方未必無小補也臣無任

星變自陳

邇者彗出爲災皇上引咎責躬戒諭臣工同加修省臣仰惟皇上誠敬格天地仁孝通神明多福允懷休祥駢集似此咎徵何由而至考之傳曰彗以除穢布新也又曰人臣失忠務私彗掃除之然則今日

之變咎在臣等奉職無狀之所致也臣猥以庸才誤蒙顯擢久塵法從清華之列近置留都禮樂之司無浚明之才不能藻飾治具無寅清之德何以協和神人徒懷犬馬之心莫報乾坤之德伏望寬其誅譴賜以罷還別選才賢以代臣任則實政修而天意可回矣嘉靖十一年十月

南京 太廟火自陳

嘉靖十三年六月十三日申刻南京 太廟後殿火

延及前殿兩廡俱燬於時雷雨冥晦烟焰漲騰臣等匍匐驚視呼天莫救切惟南京 王業之所肇基

太廟神靈之所棲託已百六十年于茲矣一旦遭此

回祿以致 皇祖神主裳衣重器煨燼靡遺則夫災

咎孰有大於此者乎仰惟 皇上尊 祖嚴祀聞此

不測之變必上厯宸慮深軫 聖懷臣連夕以來寢

處靡寧默以靜思變起留都實由臣等諸司坐食厚

祿於斯不能上體 聖心欽崇天道恪修職業之所

致失職之罪無所於逃矣而臣官為六曹之先其罪

尤甚伏乞 聖恩將臣首賜罷免另任賢能大新至

治庶幾以答天戒而勵臣工臣不勝戰慄待罪俟命之至

謝改南京吏部尚書

伏蒙 聖恩改臣南京吏部尚書者備員南省常懼於曠官擢長銓曹復叨於誤寵竊以天官卿正粵在周典實爲掌邦治均統四海之官雖在留都與有代天工表率庶僚之責是膺重選必授時賢如臣本乏才能豈堪任使猥蒙甄拔荐歷高華聞簡命之自天實措躬之無地俯循孤逖何以受 明聖特達之知自誓糜捐未足報天地生成之德敢不益思砥礪倍

切兢營匪懈以事

一人敢忘夙夜帥屬而熙衆治

上副憂勤臣無任

賀 皇子生

上穹錫祐前曜開祥天下之大本已昌 九廟之神

靈斯慰離明繼照卜聖祚之無疆震鬯承祧戴吾

君之有子歷觀往昔載考禎祥福以德綏慶由道洽

華封之祝多子本帝堯之仁周雅之咏百男自文王

之聖仰惟 皇上德茂千古功高百王天序纂承應

雲慶河清之會帝圖恢闡昭天明地察之宜上帝克

饗於馨香兆民允懷於嘉靖乃眷元良之重慎惟貞

淑之求是以燕謀兆弓鞬之祥熊夢符莞簟之吉嘉
此仲秋之月載逢誕 聖之期仙萸開十葉方奉萬
壽之觴紫電繞中樞條呈彌月之瑞虹貫氣浮於禁
籞高呼聲震於寰區蓋輿情渴望久稽願以祈天繫
勝事甫傳舉驩聲而動地乾坤爲之交泰日月爲之
增明臣等職忝留司躬逢大慶肅瞻寶極想不洽於
宸歡遙阻鬆墀悵莫趨於班賀

辭免改官

臣待罪江海遠離闕庭已踰四載嘉靖十五年五月初二日以南京吏部尚書三年考滿給由到京適遇

皇上靜理臣恭宿朝房齋心潔誠跋慕一望天顏
忽於十八日欽奉 聖旨改臣禮部尚書兼翰林院

學士綸命自天措躬無地切念臣竊祿留都奉職無
狀久慚尸素方俟譴訶詎意遽承雨露優渥之恩更
玷館閣清華之選南宮春省班序重躋東觀蓬山夢
寐不到當 聖主興治右文之日而微臣獲遂攀鱗
附翼之榮此真曠世竒逢千載一遇也敢不奮策駑
力仰答鴻私但臣稟質素孱問學尤寡省循非據惶
汗實深願仍守於舊官庶少安於愚分臣不勝戰慄
祈懇之至

謝賜羊酒寶鈔

伏蒙 聖恩以臣歷任尚書三年考滿欽遣奉御官張琦特賜臣新鈔二千貫羊一隻酒十瓶者尚方賚賜禮出公朝中使宣頒輝臨委巷顧陋庸之何補叨眷獎之有加涯分已踰凌兢莫措切念臣猥以弱質幸際明時日省月程無可論之薄效天高地厚有未報之隆恩頃者來自留都登于禁署蒯管之賤仰誤甄收日月之光俯加賁照詞林書局曾莫獻於微勞御帑天厨乃首膺於異數此蓋伏遇我 皇上仁於御下惠以使人興唐虞周夏之風欲阜成乎大治推事足腹心之義乃優體乎衆臣因示寵殊使知策勵臣敢不奮竭愚忠對揚休命事君以道敢忘先事後食之規撫已則慚第有薄功厚享之誚臣無任

謝賜脯醢果胙

嘉靖十五年十月初六日恭遇聖嗣誕生以祭告宗廟脯醢果品胙肉頒賜及臣者聖人有至德故神明之胄式蕃邦本得元良則宗社之圖愈固堯封特祝多子周雅載咏百男瑞集宮庭歡騰朝野恭惟皇上道冠千古功高百王享祀得天明地察之宜紹述兼武烈文謨之盛大孝格于穹昊至仁溢乎寰區

是以燕謀錫羨熊夢徵祥電繞虹流適千載亨嘉之
會星暉海潤占萬年有道之長臣幸際昌辰叨陪近
列天顏有喜方瞻睟穆之容神薦惟馨重荷苾芬之
賜沃心輔德莫酬化育之恩捧日戴天願竭涓埃之
報臣無任

謝賜酒果脯醢

伏蒙 皇上以皇第六子剪髮命名祭 宗廟以
酒果脯醢賜臣者伏以慶衍百男光增 九廟椒庭
送喜薦犀錢玉果之珍寶牒書名侈麟趾螽斯之盛
亶符唐帝華封之祝遠邁周家磐石之宗氣回葭室
撫陽德之方亨瑞溢龍樓覩天休之滋至臣駿奔有
幸雀躍奚勝俎豆惟馨並荷神靈之惠涓埃誓竭莫
酬天地之恩臣無任

又

伏以三靈眷德九廟延休嘉喜連綿星重暉而海重
潤繁禧昌熾川方至而日方升肆鍾麟趾之祥式衍
螽斯之盛青陽啓律氣迎葭室之春紫電流輝景煥
龍樓之曙當一人之有慶屬萬國以來同華夷均動
於懽聲朝野悚觀乎熙事此誠 皇上德配二儀功
光列聖之所致也臣遭逢有幸遣命為榮綸綍光華

歷官表卷三
卷三
金日
屢捧皇言之重豆籩芬苾載沾神惠之餘秩三禮以
助休明誓竭駑駘之力祝萬年而膺曆祚豈勝燕雀
之私臣無任

又

伏以瑞鍾元嗣光膺天眷之隆禮洽週期茂對春陽
之盛粵觀熙事備集昌辰繫彛斯麟趾之彌蕃維主
鬯承祧之特重光增廟祏慶溢寰區恭惟 皇上誠
孝格天睿明作聖昊穹孚祐首開毓德之祥蒼震發
春爰卜試周之吉屬和風之入律藹瑞氣之盈庭琅
玕璧樹煥陳天府之珍玉果犀錢喧送後宮之喜制

豢匪爲靡曼之觀視志發蒙庸示燕貽之訓告
靈而賜鑒奉慈極以承歡肇承偉曠之儀端備太
之福臣欣逢盛旦恪相嚴禋跡敢後於鳧趨心實
先於獸舞祝堯之壽綿曆祚於萬年象啓之賢協謳
歌於四海臣無任

歷官表奏

卷三

十三

欽山堂

歷官表奏卷第三

程